

2021年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仅迎来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华诞，还被称为“考古大年”。

3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揭晓6项“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3月31日，国家文物局揭晓“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探微

本报记者 赵晓霞



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发现大型木构建筑，图为基槽内铺垫木板。

汉文帝霸陵准确位置在哪儿？“再醒惊天下”的三星堆遗址有哪些新发现？

解开相关历史谜团

入选的新发现不仅生动诠释了我国早期人类起源、史前文化与中华文明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还更新了人们此前的历史认知。

表，能掌握先进工具制造技术的先进文化圈；而位于该线以东的中国等地区，是以制造简单的砍砸器传统为特征的“文化滞后的边缘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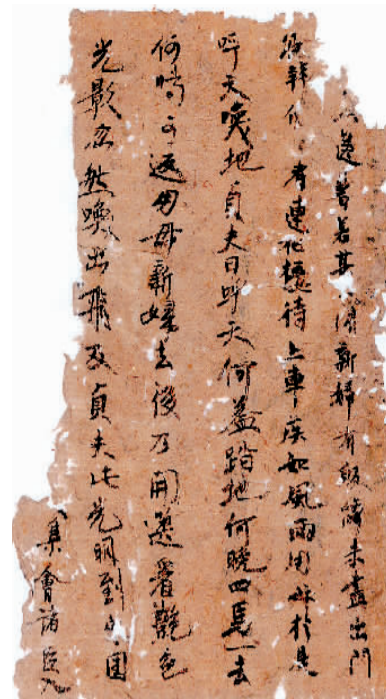
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各族人民共同书写文明历史，创造灿烂文化。

责人郭伟民介绍，具有良好生态多样性的澧阳平原鸡叫城聚落群依靠自身稻作农业经济的支撑，以土地、农业、人口为要素，完整演进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全过程。

多学科研究贯穿考古过程

“砂石浆成分分析发现砂石浆大部为独山玉石和砂岩磨石粉的混合物，为玉石作坊性质的确定提供了关键证据。”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的韩朋赋。

不只是南阳黄山遗址，在终评会的考古新发现汇报中，多学科合作几乎成为标配。相关专家表示，“多学科合作”为考古工作者更加全面地获取和阐释信息提供了有力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揭晓“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刷新历史认知 填补考古空白 (下)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商代遗址：

丰富三星堆遗址文化内涵

三星堆遗址自1929年首次发现以来，开展了多次考古工作。其中，1986年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当年抢救性发掘了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

三星堆商代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从2020年3月启动至今，已经初步摸清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格局，并新发现6座“祭祀坑”。



三星堆商代遗址四号坑出土扭头跪坐铜人像。

本文配图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供

湖北云梦县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

出土目前所见年代最早木牍

湖北云梦县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位于湖北省云梦县城东南，分布于楚王城城址的东南郊。2020年5月以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云梦县博物馆联合组队进行发掘。

体木牍），全文约700字，字体是典型的秦隶，觚文记载谋士蒯彻游说秦王襄王兵义、体例和文风与《战国策》近似。



湖北云梦县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C区M274出土木牍。

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

越国、越文化考古有了新突破

“江西两周时期考古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考古学文化面貌不清，谱系尚未构建，‘吴头楚尾’的历史进程不明，各种文化的消长关系不清等。”

作重地清江盆地东周时期的中心性城址——筑卫城的附属性遗存。国字山墓葬群位于筑卫城以西，由4座形制接近、规模相似的大型墓葬组成。

等。器类有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日常用具等。值得关注的是，墓内出土两件有铭铜戈（戟），经专家考证，器主分别为越王勾践的玄孙翳和翳的一个儿子。

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揭示吐谷浑民族融入中华文明体系史实

武威地区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南，地处祁连山北麓。近年来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牵头，组建吐谷浑考古项目组，对其开展了持续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

志左侧面还刻有两行未能释读的文字，可能为吐谷浑本民族文字。据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兵兵介绍，慕容智墓中出土了一批随葬品，其中诸如木质胡床、大型床榻、六曲屏凤等，皆为国内同时期相关文物首次或罕见的发现。

行判断可知，该墓群为唐代早中期吐谷浑王子家族墓地。“通过持续的考古工作，现可初步将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分为慕容智墓为代表的岔山村区（‘大可汗陵’区）、以弘化公主和慕容智墓为代表的青咀—喇嘛湾区（‘阳晖谷’陵区）及以党氏墓为代表的长岭—马场湾区（‘白杨山’陵区）三大陵区。